

佛教與書法

／胡進杉

一、前言

佛教，簡單地說是佛所講的言教，教祖是釋迦牟尼，經典是經律論三藏，教團組織是出家二眾和在家二眾，以及其他的相關儀式、制度、習慣等。

書法，廣義的說，是文字的書寫藝術，狹義方面，是專指漢字的書寫藝術。漢字書法能成爲一門藝術，於世界藝壇獨樹一幟，其原因有二，首先漢字基本上是由圖畫演變成的象形文字，並藉形聲、會意、指事、假借等方式逐漸孳乳繁衍而成，其結構本身就是一種線條的造型美，而且每個字獨自成體，有自己獨特的形態，不若拼音文字僅由少數的字母組合而成，在字的形態上漢字比拼音文字超出千百倍，加以每個漢字至少有篆、隸、楷、行、草五種形體，若常用之漢字以15000個計，則有75000個形體，其作爲藝術創作素材的數量和種類，爲其他文字所不及；其次，所使用的筆是軟毫的毛筆，它能充分且富變化地表現線條的方圓粗細的形狀，以及墨色濃淡枯潤的意趣，這皆非硬筆如竹筆、鉛筆所能達到。有此二項特色，千百年來漢字書法吸引了千千萬萬的人去學習、創作，典藏和鑑賞，也留下了無數的佳作和名品。

佛教自東漢初年傳入我國後，近二千年的傳播過程中，始與固有文化相互衝擊激盪，進而融合涵化，早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個領域，成爲傳統文化一個重要的組成分子，無論對政治、經濟、思想、風俗習慣都產生過很大的影響，在文學藝術上的作用，也是至深且巨，如詩詞的語彙和意境、小說的題材、形式，塔寺的建築，石窟的雕塑、壁畫，書籍的刊刻等等。作爲中國藝術重要一門的書法，其受佛教的影響，是非常明顯的，現僅就我國的書法作品和書家，來探討二者間的關係，至於韓日等國的作品和作家則暫且不論了。

二、佛教與書法的關係

1. 佛教徒從事書法藝術，並不違背教規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把書法與音樂並列在「工巧明」的五明中，是佛教徒的必備知識，《雜阿含經》也說：「善男子或以書、疏、算、畫，於彼工巧業處，精勤修行，是名方便具足。」在《尸迦羅越經》中佛陀也把書法當作教育子女的內容之一，佛說作父母者，教子女第一要令去惡就善，第二當教計算書疏。因此，學佛的人，從事書法藝術並不違背佛教，隨著佛教傳來的梵文，或由於字形及書寫工

具的不同，在形式上並未給漢字書法帶來新的技法，但佛教一開始就重視書法，是肯定的。

2. 以書法作為傳法的工具

書法離不開文字，佛教的傳播也離不開文字，因此佛教徒也常藉著書法的藝術美來傳播弘揚佛法。古德曾說：「不工書，無以傳」，近代的弘一大師也說：「研習書法者能盡其美，以是書寫佛典，流傳於世，令諸眾生歡喜愛持，自利利他同趣佛道，非無益也。」

3. 毛筆抄經是一種殊勝的功德

在有漏法中，抄寫經典也是一種佛事，很多經典都讚嘆其功德，《妙法蓮華經》說：「若有受持讀誦…書寫是經者，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。」，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也說：「是故汝等聞此願王，莫生疑念，應當諦受，受已能讀……乃至書寫為人說，是諸人等，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，所獲福眾，無邊無量。」抄寫經典既有很大的功德，所以自六朝以來抄經的活動，在僧侶和居士中都極為流行。而在這裡要強調用毛筆抄經即書法寫經的殊勝，因寫毛筆時必須端坐凝神，平心靜氣，摒除一切雜念，才能寫得正確，寫的好，以這種專一誠敬的心態書寫佛經，就是一種功德，其次，就如同前面弘一大師所說，一件好的佛經書法作品，讓人敬重愛持流傳千載，當人們欣賞其藝術美的同時，其所書寫的佛法內容，也同時為欣賞者所閱讀吸收而弘揚開來，是一件很好的利他事業，因此，用書法寫經是特別殊勝的。

4. 因佛事的需要，促進書法作品的創作，因對佛教的信仰，而使書法作品得以留存。

佛教徒為了還願，祈福、佈施和回向，抄寫了大量的佛經，再如建寺造塔，同時也寫刻了許多的匾額、楹聯和碑銘，另外石窟造像也雕刻不少造像題記，而僧侶文士間頻繁的交往，也產生了為數可觀的尺牘信函，這些佛事都使書法作品的內容和數量大增。反過來說，由於對佛教的虔誠，而愛持寫刻的經典，維護叢林塔寺，以及因對大師的敬重，收藏其片楮隻字，遂使很多書法名品得以流傳下來，讓後人觀覽，甚至於成為學習的範本。

三、佛教書法作品的類別

傳世的佛教書法作品，可以按照作品內容的不同、寫刻字體的差異、表現的形式和作者的身份地位三項來分類：

1. 內容：

經文：經律論都有，其數量最為可觀，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發現的寫經（圖一）的經卷就有 32000 多卷，約占該地所有遺書總數的 85%，後世的抄經中，以心經、金剛經、妙法蓮華經、阿彌陀經為多。

寺志：敘述某一寺廟的創修、擴建的歷史沿革，如隋龍藏寺碑，唐李邕的嶽麓寺碑、法華寺碑等。

塔銘：某一法師圓寂後，建塔紀念，並刻碑鐫銘述其行誼，如唐歐陽詢的邕禪師舍利塔銘、柳公權的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等。

大師傳記：如元趙孟頫的膽巴國師碑、高峰禪師行狀等。

造像記：造立佛像後，於其旁所刻的題記，自六朝到唐約有四百多件，其中最有名的是龍門二十品。

尺牘書信：僧侶與居士間的來往信函，如蘇東坡寫給辯才和尚、趙孟頫寫給中峰明本法師的信。(圖二)。

其他如法師的詩文偈語，寺院的山門、各大殿的匾額及楹聯。

2. 字體：

篆、隸、楷、行、草五種字體都有，其中以楷書為最多，這些楷書包括現在我們通行的唐楷，和從隸書到唐楷之間的過渡型——隸楷和魏楷。至於楷書應用之所以最多，在於佛教雖於東漢傳入我國，但真正的大興是魏晉南北朝，篆隸已不是當時通行的字體，而楷書一來較行草易認，便於流通，再者用於抄寫經典也比較恭敬。

3. 形式：

原蹟：用黑墨、朱墨、泥金、泥銀書寫，甚或刺血寫經，以黑墨所寫的作品為最多。

雕刻：由於經典寫於布帛或紙上容易毀損，不便長久保存，以及北魏和北周的兩次滅佛行動，加深了佛教徒的「末法」思想等等原因，促使信眾把經文刻到石板上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房山雲居寺的石刻佛經(圖三)，它是由北齊慧思大師發願創刻，其弟子靜琬開始雕刻，歷經隋、唐、遼、金、元、明六代一千餘年，所刻的經板共 15000 個，刻的經典有 1025 種，另外也有的把經文刻於崖壁上，如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，每個字約 50 公分，現存一千餘字；其他如造像記則刻在所雕造佛像周圍的石壁上。到了印刷術發明後，為了使經典能迅速大量的流通，都採取木刻的方式，如歷代所刻的大藏經：開寶藏、武林藏、龍藏等。

4. 作者：

(1) 名字可考或佚名：在作品上就有作者署名或從其他文獻可考証作者姓名的，如多寶塔碑為顏真卿所寫，圭峰禪師碑為裴休所寫等等。其他有的是作者沒署名，有的是原有署名，後因毀損而失落且文獻上無從考証的，如敦煌所發現的抄經和房山石經，許多是作者不詳的。

(2) 身份：有僧侶和俗人兩種。歷代僧侶中學問豐富擅長書法者不乏其人，也留下了許許多多的書法作品，就文獻上的記載，自六朝到近代，善書的僧人約有四百五十餘人。

(3) 地位：即作者書法造詣的高下，和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來分，可分成名家和非名家兩類。名家如：晉代的王羲之，隋之智永，唐之褚遂良、顏真卿、李邕、懷素、高閑、柳公權，宋之蘇東坡、黃庭堅，元之趙孟頫，明之董其昌，清之八大山人、石濤、金農，民國之弘一大師等等。

四、佛教與書法相輔相成

1. 佛教對書法的影響

(1)佛教促進漢字的文字改革和多種書法風格的形成：從漢字的演變史來說，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關鍵時刻，在這段期間，楷、行、草三種字體正式完成，以後漢字的形體就固定下來，不再有新的字體產生，而此期正是佛教大興，寺院林立，信眾越來越多，當時風尚，把寫經視為功德，全社會普遍掀起了以寫經為中心的群眾性書法活動，上至帝王，中至官署、寺院，下至黎民百姓，皆潛心投入，浸淫成風，由於書寫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經驗，使字形和筆法漸趨穩定成形，終究完成了真行草三種字體。其次，這種大量的書寫活動，也產生了多種書法風格，有的古拙樸茂，有的雄強剛勁，有的飄逸流美，有的圓和虛靈。

(2)留下很多書法名品，供後人研究學習：在現存作為臨摹的書法名品中，很多是和佛教有關，如：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、龍門二十品、馬鳴寺根法師碑、龍藏寺碑、智永真草千字文、化度寺碑、聖教序記、道因法師碑、集王字聖教序記和心經、嶽麓寺碑、多寶塔碑、懷素自敘帖及四十二章經、玄秘塔碑、以及蘇東坡、趙孟頫、董其昌等諸名家的尺牘、抄經皆是，如果把這些作品剔除掉，則其他的書法名品，可能只剩一半。

(3)以佛學理論闡述書法，並提昇其創造性：由於佛教逐漸深入我國文化領域，唐宋以後士大夫參禪之風浸盛，一些書家往往以佛學理論來闡述書法，如宋代的黃庭堅說：「字中有筆，如禪句中有眼，直須具此眼者，乃能知之。」又如清代的康有為也說：「吾謂書法亦猶佛法，始於戒律，精於定慧，証於心源，妙於了悟，至其極也，亦非口手可傳焉。」至於創作方面，禪宗講求不著文字相，直指本心，強調開悟，不為法縛，也啟示了一些書家在創作時，擺脫傳統的成法和習氣，直舒性靈，發揮個人的創造性，產生極具個性的書法風格。

2. 書法對佛教的影響

(1)在佛學研究上，提供很多珍貴的資料：傳世的許多手寫經卷，雕版佛經和碑刻經典，可以作為版本的校勘和比對，以及補足後代遺失的經目，而寺志、塔銘、大師傳記等，可與高僧傳、傳燈錄相互發明補充，來考証分析寺院僧侶與當代的政治關係，及其社會、經濟、宗教等活動，對佛教教理的研究和佛教在我國的演變、發展的探討，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。

(2)在學佛修持上，書法是一種很好止觀法門：從觀上來說：學書法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「讀帖」，即詳細觀摩研究書法作品的用筆、運筆、間架結構、行氣、布局等，首先分析有形的字劃，進一步探討其無形的筆勢和意態，最後領略書家精神丰采，此與修觀時，先觀有形有相的諸有，終於了悟無形的空性相通。其次就止來說，寫字時要收視反聽，絕慮凝神，要求精神的統一與專注，方可把字寫對、寫好，尤其抄經時，因文句較長，又不能寫錯、寫漏，要求定靜的程度逾高，保持的時間逾長，此時越不想有雜念干擾，而雜念卻如涌泉源源而來，其情形就像學打坐，想去除雜念，雜念卻逾來逾多，而為了抄好經，就必須自己去克服這

些干擾，久而久之，慢慢養成一種定靜的工夫，是可以用它來輔助止的修持。

五、結語

總歸一句話，爲了佛教，爲了個人的修行，希望大家都能學習書法，用它來抄寫經典。

